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三十七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一

宋 王與之 撰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自大師至眡瞭既以掌奏歌之節則夫因其聲之所合達其聲之所寓度數齊量要必有托而

可考此典同已下之官所以繼此也雖然樂器之制攷之於六律六同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者也律同不可偏廢而官特曰典同何哉蓋樂以統同為貴

十有二律之相配必分其六以為同取諸陰陽之合

也

○鄭鏐曰名官不以律而取同為名同陰律也陽律主乎倡而陰律和之陰之為氣遷伏而不出其

為聲忽微而難調名官以陰陽合則生生之理為不典同同則和和則器可制

息故典同掌其和以為樂器先用以為十有二辰之鍾次用以為十有二辰之鑄度數齊量定於此而後樂器從之然以磬為聲固衆聲之所依也而金奏有所不可缺則鍾次之笙之為聲固下管之所先也所以鼓其金奏者有所不可廢則以鑄鍾次之笙磬遞

發於樂作之時鍾鎛交鳴於作樂之際此鼓鍾必曰
笙磬同音韶樂必曰笙鏞以間節奏相承有自來矣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
鄭康成曰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
為作也或書同作銅

黃氏曰先鄭陰律以銅為管陽律以竹為管後鄭皆
以銅為之案漢志云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
節閒吹之以聽鳳之聲其雄鳴六為律雌鳴六為呂

是則制律之始本以竹一律有五聲清為陽聲濁為

陰聲是為六十四調○劉執中曰律同之和謂其長

短厚薄所容中度得陰陽之和氣故律同中度則中

氣之至而灰飛氣至則聲和所以日月會於十二次

而不差則天之陽聲順於上陰陽合於十二辰而不

繆則地之陰聲順於下故黃鍾之長用之以起五度

則樂器修廣之所資黃鍾之容用之以起五量則樂

器深閎之所賴黃鍾之重用之以起五權則樂器輕

重之所出黃鍾之積用之以起五數則樂器多少之所差黃鍾之氣用之以起五聲則樂器宮商之所祖五法循環而相受則天地陰陽之中聲雖失於此或存於彼是以為樂器者必以律同為之本故曰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孫氏曰古人本同律以作樂又能審聲而知樂律之數度易定聲之高下難辨使不能辨其聲而知其如是為宮商如是為角徵羽雖有同律之數何自而和

故不能審聲和樂而徒較數度之短長此後世之議

樂者常如聚訟卒莫能斷其是非也

○胡氏曰以律和聲則齊其輕

重不使之偏裁其緩急不使之過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夫然後宮不至於荒商不至於陂角不至於憂徵不至於哀羽不至於危是非和吉之效歟

王昭禹曰大師掌六律則曰以合陰陽之聲而典同則曰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者蓋典同掌其聲以作樂器欲其度數齊量之不亂故其詳有及於天地四方之位大師用其聲以施於樂故合十有二聲欲

其高下清濁之克諧其合之也則兩之以陰陽而已
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羸微
聲醵回聲衍侈聲笳弁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鄭鏐曰器莫大於鍾於是言鍾之病○王昭禹曰凡
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高則鳧氏所謂鍾小而長小
而長其形高

○鄭康成曰高鍾形大上上大也

其聲尚藏袞然如裏

則其發也舒正則上下直其形不高不下而適於正
其聲緩而不速下則鳧氏所謂鍾大而短大而短其

形下其聲發散疾而短聞

○鄭康成曰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

肆

○鄭康成曰陂讀為險陂之陂陂謂偏侈陂則聲

離散也險謂偏弁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

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小𨾏聲小不成

也

○杜氏曰𨾏讀為閤不明之閤

回謂其形微圜回則其聲淫衍無

鴻殺也侈謂中央約侈則聲侈迫筵出去疾也

○王昭禹

曰形侈則聲散而不斂

弁謂中央寬弁則聲鬱勃不出也甄猶

掉鍾微薄則聲掉

○王昭禹曰鍾形薄聲動搖甄掉

鍾大厚則如石

扣之無聲

劉執中曰以鳧氏之法為鍾則無病於聲中於律同而協天地四方陰陽之和矣

薛氏曰砮聲生於高為天之陽肆聲生於下為地之陰謂天蓋高而下者高之配也故砮聲為陽而肆聲為陰石生於厚而為地之陽甄生於薄而為地之陰謂地蓋厚而薄者厚之配也故石聲為陽而甄聲為陰羸為東方之陽而衍為東方之陰蓋作於春而萌

者盡達則將復還其所達此達所以主陽而回所以主陰也緩為南方之陽而饒為南方之陰蓋陽盛於夏而重明以麗乎正則陰微進而饒此正所以主陽而險所以主陰也以符為陽而鬱為陰則西方之聲也夫陽於南為正過乎西則侈矣陽雖尚侈然陰已斂質而莫故侈與弇之聲則主於西方斂為陰而散為陽則北方之聲也夫陰至西而伏於北則已斂矣陰雖斂然陽已潛動而施矣故險與陂之聲則主於

北方

黃氏曰諸家之說皆臆耳案經典同本以律辨聲而為樂器律十二故聲亦十二所謂高正下陂險達微回侈弇薄厚即十二聲故為樂器皆以此十二律為之度數皆以此十二聲為之齊量與同之下遂列磬鍾笙塤簫簫簃管皆樂器也今獨以為此十二聲者由鍾形不中法故病其聲如此則典同樂器專為鍾耳此以為未敢盡然攷工記鍾人固曰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然磬人亦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已上豈非所謂聲之高而甚焉者乎已下豈非聲之下而甚焉者乎十二律皆有五聲分清濁而宮為正所謂中正以平之者然則高正下陂險達微回侈弇薄厚皆其律之中聲也硯緩肆散敝羸齟衍笳鬱甄石皆其聲之形容也不然則聲之病也其數度齊量非過則不及故皆病其聲而其故為

可求故磬人曰摩其旁摩其端是也諸儒鍾說此又以為未必不然何也以為盡然則於經誠未合要之此等當有所受乃可傳信臆必疏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鄭鍔曰既言聲之病於是又言為器之法為樂器者用十有二律以為度數則長短多寡由此而生用十二聲以為齊量則小大輕重由此而準

王氏曰數本起於黃鍾始於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

五數備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故凡
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數度砵聲生於高肆聲生於
下甄聲生於薄石聲生於厚高下厚薄之所屬所制
則有齊矣羸聲生於達衍聲生於回笳聲生於侈鬱
聲生於弇達回侈弇之屬所容則有量矣故凡為樂
器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凡和樂亦如之

黃氏曰鄭謂調其故器非也其數度齊量皆合則聲

可和○鄭鏐曰和樂之法亦出乎此為樂制之於未成之初和樂調之於已成之後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鏐曰先儒謂磬為西方之音又以磬音象萬物之成蓋立秋之音至清惟清故難調夔特以擊石拊石百獸乃率舞詩人作樂特曰依我磬聲此所以設磬師之官教擊之之法

掌教擊磬擊編鍾

黃氏曰視瞭掌擊頌磬笙磬故鄭謂磬師以教視瞭然視瞭所擊磬有定名頌磬笙磬之外他磬不擊縵樂燕樂亦有鍾磬視瞭職不掌縵樂燕樂○劉氏曰宮縣有特磬十二搏鍾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編磬編鍾各十有六共為一簋磬師之職掌教眡瞭擊特磬與編磬又教視瞭擊編鍾○鄭康成曰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

○賈氏曰鍾不編者不教眠瞭鍾師自擊之鍾師之掌金奏又云以鍾鼓奏九夏明是鍾不編者十二辰零鍾也若書傳云左五鍾右五鍾

○杜氏曰編讀為編書之編

○賈氏曰

史記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是古者未有紙皆以韋編竹簡此鍾磬亦編之十六枚在一簏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

鄭康成曰縵讀為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學記

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

○賈氏曰雜聲和樂謂雜弄調和學記注云操縵雜弄即

今之調詞曲不學調弦不能安意於弦

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

○賈氏曰

燕樂即闕雖二南房中謂婦人后妃○黃氏曰房中之樂非也

二樂皆教其鍾磬○

黃氏曰磬師掌編鍾無編磬未詳磬師不掌鍾而曰教縵樂燕樂之鍾磬者磬從鍾也

凡祭祀奏縵樂

鄭鍔曰三宮之樂以禮神也分樂以祭以享以祀寧神將以交神祇之歡心故奏縵樂雖非正聲亦有時而用故教之○易氏曰祭祀奏縵樂亦取其和而已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金奏

鄭康成曰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鐃

賈○

氏曰此即鍾師自擊不編之鍾凡作樂先擊鍾故鄭云奏樂之節下云以鍾鼓奏九夏亦先云鍾鄭云鍾

及鐃者以二者皆不編獨縣而已

○王昭禹曰鼓人曰晉鼓鼓金奏

則此所謂金奏名官曰鍾師樂雖用鼓而以金為主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祫夏醵夏

賈氏曰鍾師擊鍾而兼言鼓者凡作樂先擊鍾次擊鼓見先後次第故兼言之鍾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

歌之堂下以鍾鼓應之故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

○鄭鍔曰鍾師併與鼓言蓋奏九夏必用鍾鼓非謂
鍾師擊鍾又擊鼓也夏者頌之旅類夏大也歌之大
者有九夏於頌為最大中國謂之夏五色謂之夏南
方謂之夏則夏為樂之大者其詩之體為大矣王出
入所奏之夏名曰王夏以明人臣不得而用尸出入
所奏之夏曰肆夏而享諸侯亦奏焉肆之言安也尸
以象神於祭者子行也子坐而父立恐其不安於位

故出入奏之所以安之也諸侯亦用者左氏記晉享
穆叔金奏肆夏之三穆叔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
也君尊臣卑不敢安肆乃若元侯受享於王可以與
之安肆矣禮記云大夫之用肆夏由趙文子始然則
諸侯用之可也至於大夫用之則為僭矣先儒以肆
夏繁遏渠為三夏謂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
文也夫以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指為時邁猶為有說
若以執競降福穰穰為遏思文配天為渠皆為二夏

則恐不可牽合也牲出入所奏者昭夏昭明也昭明
神德之大故得以用此牲也四方賓來所奏者納夏
言人君之德如海之納所以能容受四方朝聘之賓
也臣有功所奏者曰章夏惟有大功得奏是所以章
表而別異之也夫人助祭所奏者齊夏致齊者婦人
之難事欲去其驕侈之習以致精明之德故特以齊
名也族人侍燕所奏者族夏言王者合族之恩也客
醉而出所奏者祓夏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故奏

樂以裓切之使勿失禮也或作陔陔切也戒也詩云
南陔相戒以養是也公出入所奏者驚夏爵為上公
位尊而勢隆慮其自大而傲慢故以驚夏謹飭之也
驚又音傲所以戒其驕傲也

○劉氏曰諸儒皆以九夏為頌詩之篇春秋傳

稱金奏肆夏之三歌文王之三夏曰金奏文王曰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然則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

○黃氏曰九夏書傳之可攷者周禮王出入奏王夏
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國語奏肆夏繁遏渠
天子所以享元侯其餘諸儒附會之說未可信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易氏曰燕以示慈祭禮主乎敬享禮主乎肅祭祀饗食何以奏燕樂王與諸侯行享食之禮若享元侯則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等與諸侯則升歌大雅頌合小雅享同乎燕故謂之燕樂其禮在廟故與祭祀同其樂尤足以見先王之仁鬼神仁賓客也

○李嘉會曰饗

以居前食以居後則燕在其中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

易氏曰凡射則大射燕射賓射樂師皆言以騶虞貍
首采蘋采蘩為之節大師則帥瞽而歌射節鍾師乃
掌此四詩之奏蓋歌則人聲也奏則鍾鼓也鍾師言
奏不言節主其節者樂師也

掌鼙鼓繚樂

鄭康成曰鼓讀如莊王鼓之鼓○鄭鍔曰雜弄之樂
謂之繚樂樂之細也將作繚樂則擊鼙鼓以作之鼙
鼓之小者也以至小之鼙鼓雜弄之樂事之宜也○

王昭禹曰磬師奏縵樂鍾師擊鼗以和之而已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王昭禹曰掌教吹竽笙塤箛簫簫篴管春牘應雅而獨以笙師名官笙東方之樂有始事之意故也○鄭鍔曰笙常繼於閒歌之後觀鄉飲燕禮閒歌之後即笙由庚笙崇丘笙由儀則笙者繼人聲之後為最貴故特名官

掌教歛竽笙塤箎簫篪遂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

鄭鍔曰竽三十六管笙十三管竽宮聲在中笙宮聲在左箎三孔其中則中聲其上下二孔則聲之清濁所由生篪七孔管六孔遂笛也笙師皆教以歛之之法又春牘應雅教瞽矇與視瞭以作祓樂於客醉而出之時康成謂小師所教為教瞽矇笙師所教為教視瞭於經皆無所據彼蓋疑小師既教之此又教之遂分彼為教瞽矇此為教視瞭殊不知小師教之以

鼓作之節此教之以歛牘以竹為之長者七尺短者
一二尺其端有兩孔舂於地以作聲其名曰牘牘之
為言瀆也賓醉恐有瀆乎禮故以牘名之應亦以竹
為之長六尺五寸中有椎亦舂於地其名曰應賓歸
恐其不應禮欲其行與樂聲相應也雅狀如漆筩而
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亦舂
於地其名曰雅賓醉而出恐其失禮欲其雅正也三
器在庭皆舂於地以為聲故謂之舂以兩手築地舂

之也

○黃氏曰春牘應雅鄭曰春地以為行節未敢以為然經言以教祓樂祓節也春牘應雅以節

樂也

○王昭禹曰竽笙塤箎簫簫篪篴管皆樂之所用而

春牘應雅三者特用於教祓樂以為行節○黃氏曰
小師掌教塤簫管笙師又教歛塤簫管小師用於下
管故以教瞽矇謂之播笙師用於凡樂謂之歛但歛
之無詩也鄭謂教視矇視矇不歛笙竽教則當教瞽
矇也案瞽矇視矇皆屬大師自大司樂而下至視矇
皆祭祀饗射之樂而磬師鍾師笙師鐃師自為一列

固有祭饗之樂又有縵樂燕樂縵樂司樂不掌固當
是亦不掌燕樂先王之意嚴矣是故瞽矇不敝竽笙
籥箎箏視瞭不奏九夏鍾鼓必皆有所以或曰磬師
笙師分太師瞽矇視瞭而教之而不著於其職者不
使殺雜大師歌詩之事恐或當是然燕樂亦有歌詩
雜當掌之磬師笙師

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鄭康成曰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

○賈氏曰笙師不掌鍾而言鍾故鄭

然知義

○黃氏曰書曰笙鏞以間蓋笙與歌閒作歌則以鍾節之獨出祭祀饗射其他不出鍾笙鍾從笙也大喪廡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鄭康成曰廡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也

○賈氏曰此所興作即上

等笙以下皆作之送之於壙而藏之

○黃氏曰視瞭廡而不藏笙師藏

之職可見

大旅則陳之

鄭康成曰陳於饌處而已不涖其縣○賈氏曰其臨

縣者大司樂故大司樂云廡樂器注云臨笙師鑄師之屬

鑄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鑄小鍾也國語曰細鈞有鍾無鑄尚大也大鈞有鑄無鍾尚細也鑄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鑄師者舉小以見大也與典律同謂之典同守廟祧謂之守祧同

掌金奏之鼓

鄭鍔曰鑄師掌鑄而言掌金奏之鼓鼓金奏之樂鼓
愷樂以至於鼓鼙守鼙豈為鑄師又擊鼓乎觀鼓人
言以晉鼓鼓金奏則此所謂鼓者考擊以作之之義
也當金奏之時鼓人以鼓作之鑄師則以鑄作之故
皆以鼓言軍旅之夜三鼙皆鼓之是鑄師皆擊鑄而
鼓之也鑄師固宜掌鑄今略無擊鑄之文皆言擊鼓
則鼓為鼓作之意明矣先儒之說謂鑄師不自擊使

視瞭擊之但擊金奏之鼓乃晉鼓也其意謂鼓人之

職以晉鼓鼓金奏也若如是說全非鑄師之本意

王○

氏詳說曰鍾師掌金奏而及金奏之鼓亦猶鼓人掌六鼓而及於四金之制是知金鼓無二致也然鼓人雖有四金之制不過金鎛金鐃金鐸金鐸而已不及鍾鑄也蓋鍾鑄所用用之於樂鼓人之職為地官之屬雖曰雷鼓靈鼓路鼓用之於天神地示人鬼亦辨其聲用之而已本無預於天神地示人鬼之間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愚案金鍾聲也鼓者所以擊其鍾也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王氏曰鼓愷樂掌於鈔師者鈔師掌金奏之鼓其所掌樂以金為主軍以金止既勝矣欲戢兵之意

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

王昭禹曰三鑿夜戒之鼓司馬法所言者

○賈氏曰鼓人注引

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駒是一夜三擊備守鑿也 ○王氏

詳說曰鼓人之鼓鑿謂軍已發行在郊也鈔師之鼓鑿謂軍未發行在國軍已發行國猶不廢守此鈔師所以又有守鑿後世用軍行師京師戒嚴者本此

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官所廡謂作晉鼓鼗鼓以其當職所擊也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
人

薛平仲曰自司樂之掌樂事大師之教樂事典同之
為樂器雅樂備矣納蠻夷之樂於祭祀燕享之用豈
非悅遠人之極功乎抑疑韎師旄人鞀鞀氏之設皆
以教夷樂然韎師旄人之後必繼之箛師箛章鞀鞀

氏之後必繼之典庸器司干何歟夫遠人之服由文德以來之自其慕德而來莫不自見其聲歌舞蹈之節周人因之以備樂載之官府而不廢彼籥之為樂自其執羽而歛則文舞於是乎寓由其擊土鼓以和則詩章於是乎形夫皆以象文德也則以次於韎師旄人之後至於鞀鞀氏合四夷之樂以歌之則德化益遠典庸器之所以表其功者於是為無愧矣然先王長慮却顧文事必有武備則司干之繼於後者所

以教之以武舞歟若夫韎師舞東夷之樂故其人可
得而定旄人舞散樂夷樂故其人不可得而定然後
四方之有能於此者皆得以自見其藝則先王因之
以觀四方之風豈不在是乎○鄭鍔曰作四夷之樂
當從其國不變其俗故韎師所服者赤韋示不變其
所服旄人所執者牛尾示不變其所執也韍韠氏所
履者革屨示不變其所履

陸氏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

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掌教韎樂

鄭鍔曰四夷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此特設官以掌東夷之樂竊疑三方之樂不存於祭祀大享之時而東夷樂猶近正孔子之所欲居且為箕子之國則其樂有中國之風可知明堂位韎作昧詩韎韐有奭左傳韎韐之跗注皆以韎為赤色之韋樂名曰韎意舞者衣赤色之韋也○李景齊

曰禮記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所以廣魯於天下也成周所以用夷樂意蓋謂是

○陳氏曰魯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蓋陳之於門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

古之遺制

祭祀則率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鄭康成曰舞東夷之舞○王昭禹曰其屬則十六人○劉執中曰舞韎之位
在門外祭祀大饗皆用之示四夷來王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王昭禹曰四夷之民有執旄以舞者先王因立官以教焉○黃氏曰韞東夷之樂特置一官其徒四十人其樂亦盛也舞者十六人則有定員旄人蓋雜四夷之舞舞者衆寡無數或多或少皆可合四夷之舞與散樂而其徒二十人比韞為微可知○陳君舉曰旄舞非中國

之樂因得四夷之懽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以共饗燕君子所樂也豈拘於數哉

○李嘉會曰無所拘限來者從之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鄭鍔曰散樂野人之樂節奏踈散而非六代之舞夷樂四夷之樂而非中國之法舞有可用者旄人教之皆執旄以舞○賈氏曰旄人教樂而不掌鞀鞀氏掌樂而不教互相統耳○王氏詳說曰鞀鞀氏所掌專於夷樂旄人所教不止於夷樂況鞀鞀之於夷樂吹

而歌耳初未嘗舞也然則旄人云四方以舞仕者屬焉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旄人之所教人者衆矣不必如樂師之教國子有旄舞旄人之所用於舞者亦廣矣不必如二鄭之說旄舞之用於辟雍

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鄭鍔曰四方之人有能通知樂舞而欲仕於王官者不足隸大司樂也使屬旄人以其所教者散樂故也

○賈氏曰四方之舞仕即野人能舞者屬旄人選舞者當於中取之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賈氏曰饗燕作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
黃氏曰黷樂祭祀賓饗必舞之散樂夷樂祭祀賓客
則舞其燕樂不用燕樂則不舞是則黷猶近雅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籥舞者所吹春秋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
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陳氏
曰明堂位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命之曰籥以黍籥

之法在是故也羽籥皆執籥以聲音之本在是

掌教國子舞羽歛籥

鄭鍔曰執羽所以為容籥所以為聲○王氏曰籥如
簫三孔主中聲而上下律呂於是乎生○易氏曰成
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籥師掌之武
舞干戈司干掌之然文舞未嘗無干故舜兼取乎干
羽武舞未嘗無羽故詩言萬舞及於執籥秉翟是知
文舞干不勝羽武舞羽不勝干此籥師之教國子所

以專言舞羽敝籥歟

○王氏詳說曰周之祭祀有三

舞莫重於舞宿夜宿夜武舞之曲名籥師所教者止於舞羽敝籥祭祀賓客饗食所用亦止於鼓用籥抑何略於武舞耶曰籥師所掌者舞之教司干所掌者舞之器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是籥師未嘗不預於學戈何止於羽籥之教又曰然後舍菜不舞不授器是舞器未嘗不為羽籥何止於干戈之器周公於籥師言教於司干言掌又所以見周家太平之治以文舞為教也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鄭鍔曰於祭祀賓客之時鼓而作其羽籥之舞故曰鼓○賈氏曰祭祀先作樂下神及合樂之時使國子

舞鼓動以羽籥之舞與樂師相應使不相奪倫故鄭云鼓之者恒為之節

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所廡惟羽籥而已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籥章吹籥以為詩章○鄭鍔曰春秋迎寒暑為農而祈有年蜡祭而息老物古之詩章無不可

用乃專用幽人之歛幽國之籥而名官曰籥章此周
王之事也周之先公開國於幽教民稼穡與夫為寒
暑之備事載於七月之詩謂之幽風至於成王王業
大備念其祖先務農之勤教民之悉凡四時所行者
皆以幽詩從事故用幽籥而以籥名官以籥而歛幽
詩之章也

掌土鼓幽籥

王氏曰土鼓禮記所謂荆桴土鼓

○賈氏曰鄭注禮
運云土鼓築土為

鼓蒯桴謂擊鼓之物以土塊為桴

豳籥豳國之籥

○鄭司農曰豳籥豳國之地竹

王

業之起本於豳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

祈年皆以本始民事息老物則息使復本反始故所

擊者土鼓所歛者豳籥其章用豳詩焉

○易氏曰以土鼓應豳籥

示不忘木而已

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易氏曰民事終始實關天時之消長故必先之以迎

寒逆暑逆如逆女之義自外而入於內以我為主謂

陽常居大夏而主歲功迎如迎賓之義自內而出於外以彼為客謂陰常居大冬時出而佐陽中春為歲陽之中晝為日陽之中如是而逆暑與堯典所謂日中星鳥寅賓出日同意中秋為歲陰之中夜為宵陰之中如是而迎寒與堯典所謂宵中星虛寅饒納日同意萬物生於土反於土則土者物之終始也逆暑迎寒所以皆擊土鼓焉○橫渠曰當春之晝吾方逆暑則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蓋有以逆其氣當秋

之夜吾方迎寒則一之日威發二之日栗烈蓋有以

迎其氣

○楊氏曰陰陽積而為寒暑寒暑相推而成歲寒暑不時無以成歲故迎之逆之所以道

其氣陽生於子冬至日在牽牛陰生於午夏至日在東井聖人向明而治於中春逆暑背其所向則不順故謂之逆中秋迎寒面其所向則順故謂之迎

孫氏曰周自后稷教民稼穡至公劉于豳斯館大王肇基王迹皆推本后稷之意率先農桑之業故陶土為鼓豳竹為簫歌豳詩以勸相其民今七月之詩是也周公相成王懼後世不記先君王之舊於是命簫

章之官逆暑迎寒歌之祈年祭蜡歌之又兼以雅頌
雅若生民之歌頌若豐年之類皆本七月而有益於
風化者無逸欲知稼穡之艱難誠以此也周先公出
入田里撫摩其民無勢分之間曰殆及公子同歸為
公子裳為公子裘獻豸于公入執宮功躋彼公堂皆
室家婦子感其恩者深愛其君者切序曰陳王業見
王業所由興而已後人乃益以周公遭變故陳后稷
先公風化所由遂指為周公作水心先生曰周公方

制作禮樂雅頌以昭先王先公之功德而自作土風之詩使籥章掌之可乎○賈氏曰祈年田祖逆暑迎寒並不言祀事既告神當有祀不過如祭法埋少牢之類耳

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鄭康成曰祈年祈豐年也○王昭禹曰豐年雖本於天時順而祈之亦成乎人事爾○鄭康成曰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王氏曰田祖禮記所謂先嗇也○王昭禹曰先嗇神農也以其始教

天下耕稼
故祈之

王氏曰豳雅豳頌謂之雅頌則非七月之詩蓋若九

夏亡之矣

○王氏詳說曰鄭氏釋七月之詩八章以
殆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為豳風以十月

獲稻為此春酒以上為豳頌以上四章為豳雅以稱彼
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為豳頌至於釋此則以豳詩亦

風言詩總名以千耜舉趾鎡彼南畝之事為豳雅惟
豳頌之說與七月同鄭氏釋經亦多類此賦詩斷章

惟七月之
說為優

陳及之曰田畯田大夫古有功於農事者

○王氏曰
田畯禮記

所謂司嗇司嗇本始民事施於有政者○項氏曰或
以為司嗇過矣始祈則歌頌以作耕耜之心既蜡則

歌頌以息其終歲之勞理
固然也安得妄謂司嗇

成周之時春祈年于上帝

田祖田畯皆祭之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
稷黍先王蓋以田祖田畯其生也有功於農事今農
事將興舉而祭之不惟示重農之意亦所以勸農之
力田者況大如上帝則祈之次如社稷則祈之則祈
田祖田畯尚何疑乎及夫歲事既成又息老物所謂
一日之蜡百日之澤亦忠厚之意不忘其初耳○賈
氏曰田祖田畯所祈當同日但位別禮殊樂則同

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杜氏曰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也○鄭康成曰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王氏曰逆暑迎寒不言國而祈年息老物言國則祈年息老物通乎下故言國以別之○王昭

禹曰逆暑迎寒召其氣之和聲和則氣和故先言擊土鼓以聲為主祈則以言通其意蜡則美其成功故先言頌以詞為主

李景齊曰豳詩曰豳雅先儒以為七月之詩備風雅頌三體非也籥章所謂豳籥者蓋以豳吹為籥以豳籥而吹詩與雅頌皆以豳名夫逆暑迎寒而吹豳詩者此則七月之詩蓋如授衣鑿冰之屬皆先寒暑以戒事故也祈年而吹豳雅祭蜡而吹豳頌蓋雅者言

王政之所由廢興頌者以其成功告神明祈年之禮
王政之所急先故宜歌雅而蜡祭之設所以荅鬼神
之功故宜歌頌詩之小雅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
御田祖以祈甘雨所謂祈年而吹豳雅者母乃在是
詩周頌豐年之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所謂祭蜡吹豳頌者母乃在是乎

鞮屨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鞮革也屨屨也以革為屨夷樂者之所履作

其樂歌之時則履是屨以為容唐之燕樂有高昌部
用赤鞮有扶南樂舞用赤皮鞋周鞮鞬之類○易氏
曰鞮鞬者樂工所履之屨名官以鞮鞬使之掌四夷
之樂言其際天所覆溥海內外凡有足所履無不至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愚案四夷之樂已見鞮師

薛氏曰四夷樂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
服色鞮是也聲音侏離是也餘不可考

○黃氏曰康成云樂主於

舞鞮鞻舞屣非也旄人掌教舞夷樂此樂者其樂也四夷各有歌其聲不同以聲歌之故曰聲歌鞻

人之樂施於祭祀大饗旄人鞻鞻氏之樂施於祭祀與燕者蓋東夷於四夷為長饗於燕為重鞻師曰師而序於前旄人鞻鞻氏曰人曰氏而序於後然則東夷之樂蓋聖人所重歟○李嘉會曰先王多用夷樂不用夷禮者其禮非先王法度而其樂則可樂也若夫箕子封於朝鮮其禮亦可尚者有古意歟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黃氏曰鞀鞀夷樂器歟祭祀吹而歌之鄭謂以管籥為之聲亦非必自有吹者○王昭禹曰祭祀與燕吹其聲倡其歌以明得其歡心而服吾中國之役也○易氏曰旄人掌舞夷樂而祭祀賓客舞其燕樂是旄人掌舞而鞀鞀氏之職乃以聲音節之而已

陳祥道曰燕諸侯則有湛露燕羣臣嘉賓則有鹿鳴燕夷狄則有蓼蕭於太僕則見王所以燕者於內朝之地故云相其法於酒正見王所以燕者有多寡之

數故曰共其計若鞮鞻氏之燕則凡有燕集皆掌聲歌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庸功也○鄭司農曰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掌藏樂器庸器

黃氏曰鄭謂伐國所獲之器其說是而以為崇鼎貫

鼎非也司農以為魯伐齊以所獲兵器鑄林鍾則比
於樂矣庸器伐國所獲之樂器若盾之舞衣密須氏
之鼓是也

○項氏曰伐國所得之器
言庸以見伐皆為民也

易氏曰周自文王伐四國武王克殷之後所獲玉鎮
大寶器皆足以昭先王之功天府藏之而六庸器藏
其器物之可以備聲樂之飾者

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筭虞陳庸器

杜氏曰橫為筭從為鐻○易氏曰樂器即梓人之筭

虞所以縣鍾磬之屬橫曰筍植曰虞上設板謂之業亦所以明先王之業未有無其業而可以作樂者○鄭鐸曰祭祀之時則帥其八十人之屬以設筍虞小胥視瞭自當縣樂器此但為之設筍虞所當陳者庸器而已陳之於祭祀之時以表先王之有功能得此器子孫能守以奉祀○李嘉會曰聖人於作樂之具必寓其警戒之義俾知庸器始他人為之今陳設於此因歡樂而知警戒則所以自勉者深矣樂記所謂

思武臣思將帥之臣由聞鍾鼓之音而思也其意深矣

饗食賓射亦如之

鄭鍔曰陳於饗食賓客之時以彰先王之功可服諸侯且以為國之華

大喪廬筭虞

鄭康成曰廬興也興謂作之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鄭鍔日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周人武舞亦執干以為容武舞雖用羽而以干為主故名官曰司干蓋用武以自扞蔽為先干能扞蔽人身也○黃氏曰舞器干戚羽旄皆有而獨以干為名干武王之舞器楚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李嘉會曰舞者必尚武而執干戈足見周尚武之意得非因此功之成而不忘本歟武王既歸散軍郊射其意可見五兵皆舞獨以衛身之干為名意亦可見

掌舞器

鄭鍔曰所掌之舞器即謂干楯耳干之為器有用兵之時所用者有當舞時所用者當舞時所用之干則與用兵所用者異先儒以為羽籥之屬非矣安有籥師鼓舞羽吹籥而所執之物乃掌於武舞之司干乎

○王昭禹曰夫羽舞干舞皆樂師以教國子籥師於羽舞又教之至於司干則特掌舞器先王於文事尤致其詳也然文舞有羽籥名官則以籥武舞有干戈名官則以干蓋文則優游而靜籥則其聲靜而可聞干則以有干而自衛而武事以干敵自衛為先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食亦如之

鄭康成曰既已也受取藏之○鄭鍔曰祭祀之時俟
舞人綴兆行列已定則授之以干至於舞畢則受而
藏之

○李嘉會曰舞列既陳則授之于舞者
既畢則從而受之于干授受亦甚嚴矣

大喪廡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官云干盾及羽籥及其所廡廡干盾而已
其羽籥則籥師廡之

周禮訂義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三十八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二

宋 王與之 撰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

○王昭禹曰物生而後有

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著者陽中之陰故植而知數龜者陰中之陽故動而知象先王成天下之亶

亶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著龜名官謂之大卜以龜為主

○薛平仲曰禮運曰宗

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

侑皆在左右極至於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然則
王之所以賴於左右前後者其關於禮樂甚大也卜
祝巫史不列於此當何屬哉卜象也筮數也先筮以
觀其從後卜以驗其合故大卜之於卜卜師贊之卜
人又贊之掌龜既專之一官燋龜又專之一官至於
眡吉凶計中否以聽於大卜則又有占人而筮人屬
之於末而已筮短龜長固以從長此大卜必以下大
夫二人而長之也

鄭鍔曰三皇以來已有卜筮人之於事不能無心若夫龜筮則何心之有取決於此欲托於無心而已

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易氏曰以龜占象之謂卜以火灼龜其象卜占謂之兆三兆之法專掌於大卜占龜故也○鄭鍔曰三兆之書其作者不可攷杜子春以玉兆為顓帝之兆瓦兆為帝堯之兆原兆為有周之兆近世說者謂為三代之兆然無所攷也儒者相傳謂名玉兆者言兆之

璽罇如玉瑜瑕不相掩玉陽精之純也兆如玉色則
事之屬乎陽者也瓦兆者言兆之璽罇如瓦之孽暴
解散瓦生於土兆如瓦解則事之屬乎陰者也原兆
者言兆之璽罇如原田之坼裂牽連不斷則陰陽之
相雜者也

○易氏曰鄭氏以為璽罇今攷其義不過陰陽奇耦與夫象之上下左右而已詩以

通生男子為載弄之璋則凡以玉名者皆陽也故卜得陽數之奇而其象在上在左者曰玉兆詩以通生女子為載弄之瓦凡以瓦名者皆陰也故卜得陰數之耦而其象在下在右者曰瓦兆易之比曰比吉原筮原之為言再也或陰陽奇耦之錯列上下左右之未定再以其變推之曰原兆

尚書精義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者道之成也
故卜用三兆筮用三易取其成法也曲禮曰卜筮不
過三儀禮曰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蓋曲禮言其法
儀禮言其人人各掌一法金縢所謂卜三龜一習吉
則筮用三也可知矣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賈氏曰經兆者龜之正經云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

土五兆之體名體為經

○鄭康成曰體有五色又重
之以墨圻五色者洪範所謂

曰雨曰霽曰圜曰蠱曰剝○賈氏曰案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為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小壘為圻是皆相因之事

鄭鍔曰經兆之體者謂三兆所卜之正體一體而五色應五行也五行之變無窮自其墨色圻裂分而配之一色別為二十四體故五行之兆分為百有二十一體十頌所以發明其吉凶推演其禍福故百二十體而有千二百之頌頌者卦繇之辭三兆不同書各異世而體也頌也其數乃無異如此竊意其書之數

雖不異其所占則不得而同不然何以為玉瓦原之別乎

易氏曰自百有二十以至千有二百則以十日十二辰之數與夫四時五行休王相乘之法推之三易三夢之占倣此

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易氏曰兼及於三易三夢者易與夢亦占也其屬有筮人占夢大卜為之長故兼掌其法○鄭康成曰易

者撰著變易之數可占者

鄭鍔曰連山以艮為首夏人之易其卦艮上艮下故

曰連山言如山之相連也

○劉氏曰艮其背不獲其身人之道也以寅為正穆

姜之筮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者此連山之易歸藏以坤為首商人之易其

卦坤上坤下故曰歸藏言如地道之包含萬物所歸

而藏也

○劉氏曰坤者萬物所歸商以坤為首案周禮運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此歸藏之易周

易以乾為首周人之易其卦乾上乾下名曰周言如

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也

○劉氏曰夫子不取連山歸藏惟周易之學者

以易天道之大兼乾坤艮於其中歷三古而更三聖
先儒以連山為伏羲歸藏為黃帝豈不知周易之畫
於伏
義邪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鄭鍔曰正卦皆八自八相生別而重之八八所以皆
六十四卦也然三代之易名異而卦不異蓋卦雖同
而所占者異也周易以九六為占而連山歸藏以七
八為占周易占其變者連山歸藏占其不變者○易
氏曰傳記所載文王重易為六十四卦今此三易之

別皆六十有四則是六十四卦非文王重之

○李嘉會曰文

王所重蓋繇辭也若乾卦曰元亨利貞是也

易大傳十三卦言包犧氏之

取諸離黃帝堯舜氏取諸乾坤此故經卦之名曰益

曰噬嗑曰隨曰豫曰渙曰小過曰睽曰大壯曰大過

曰夬此即重卦之名是知上古已有六十四卦之別

但夏殷之易以七八不變者為占周易以六九之變

為占襄九年左氏傳所載東宮之筮遇艮之八八即

艮之六二為隨杜氏以為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

七八為占是連山歸藏已有隨卦之義此夏殷六十

四卦之證或曰伏羲氏畫八卦因而重之

○葉水心詳此則

周易之為三易卦之為六十四自舜禹以來用之而後世有伏羲氏始畫八卦文王重為六十四卦又謂紂因文王於羑里始演周易又謂河出圖有自然之文學者因之有伏羲先天文王後天之論不知何所本始然則周易果文王所改作而後世臣子不以嚴宗廟參典謨顧乃藏於大卜等於卜筮何媒娖其先君若是哉凡卦之辭爻之繇筮史所測推數極象比物連類不差毫髮孔子以為不然故孔子之繫易以為必如是而測之由其中正不以禍福利害亂其心者此君子之所以為易學者既不知反援孔子之易同歸於卜筮以為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後成書學者曰蜚螫無足怪者

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箚

居綺反

夢三曰咸陟

鄭康成曰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王昭禹曰形接為事神遇為夢神凝者想夢自消夢者精神之運也人之精神往來常與陰陽流通而禍福吉凶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則由其夢以占之周官所以有占夢之官而大卜掌三夢之法○鄭鍔曰有心而夢出於有所因故曰致孔子之夢周公行道而致也晉侯之夢楚子伏已而監其腦將戰而致也

○王昭禹曰致者有所使

而至非自至也○鄭康成曰致夢夏后氏作

觚字從角從奇蓋角出奇異

所謂怪異之夢趙簡子夢童子裸而轉以歌楚子玉

夢泣而珠盈懷其怪異之夢歟

○王昭禹曰角一倚一仰為觚人之畫俯

仰於事為之間夜則感而成夢雖非出於思慮亦有困而成○鄭康成曰觚夢殷人作焉

無心感

物謂之咸升而有至者謂之陟咸陟言無心所感精

神升降有所致而得夢也文王之夢九齡高宗之夢

傳說其精神所感之夢歟

○王昭禹曰無心感物為咸咸則以虛受物因時乘

理無所偏係陟之為言升升則無所拘滯則非于思慮非因事為一出於自然○鄭康成曰咸陟周人作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王氏曰占夢以歲時日月星辰則所謂經運蓋歲時

日月星辰之運

○鄭鍔曰十輝者日之輝光也十夢者夢之運變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

然後見於夢占書名之曰運占夢之正法有十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故經運十其別九十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鄭鍔曰國之大事有八必問諸龜以決吉凶問之之辭謂之命大卜作其辭命

鄭司農曰征謂征伐人

○鄭鍔曰將用兵以討伐則征不可以妄動○鄭康成曰

征亦云
行巡守

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

曰天垂象見吉凶

○鄭康成曰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

○鄭

鍔曰與者將合人以共事

○鄭司農曰與謂予人物○劉執中曰與奪之利害

謀者始創議以立事也

○王昭禹曰謀謂圖事於人○劉執中曰謀

大疑之得失也

果者進退未決之際而求其決

○鄭康成曰果謂以勇決

為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黃氏曰果其事

疑信卜其果不也

至者為師卜

○鄭司農曰至謂至不

雨者為農祈

○劉

執中曰卜
禱之雨否

瘳者以身求瘳者為疾禱

賈氏曰此八者皆大事故待龜而決若小事則入於

九筮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鄭鍔曰作八命特以問龜非能定吉凶吉凶大抵占

於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此特贊其占

○王昭禹曰作八命非特占之

於龜亦驗之於筮司之於夢○黃氏曰三兆三易三
夢各有占者大卜總其事而贊之占有異同則決之

○鄭康成曰贊佐也○鄭鍔曰贊謂以此辭演出其

意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李景齊曰大卜合龜筮與夢之占觀夫國家之吉凶而預詔王修政以救之知其失而救之則禍可轉而福

愚案大卜一官專在詔救政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既於卜筮前知宜使人君預為修省之道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

鄭司農曰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著龜

○鄭康成曰貞之為問問

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

○王昭禹曰謂以大事卜於龜而正

之

鄭康成曰卜立君無冢適卜可立者

○王昭禹曰立君以定繼嗣天

下之本

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公元

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

○王昭禹曰大封以命諸侯一國之本

眡高

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大事宗伯涖卜用龜之

腹骨近足者其部高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士喪禮曰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又曰卜人坐作龜

○鄭司農曰作龜謂鑿龜令可熬

黃氏曰卜師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是則凡卜卜師作龜惟大貞則大卜作龜

大祭祀則眡高命龜

鄭康成曰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大祭祀

輕於大貞士喪禮曰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

凡小事涖卜

鄭康成曰代宗伯○張沂公曰表記曰小事無時日有筮周禮曰凡小事涖卜小事用筮又何涖卜邪曰有事於小神無常時日臨有事則筮之是小事用筮也如大卜職當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此小事對於大祭是祭中小事非謂小神也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

鄭康成曰正龜於卜位也士喪禮曰卜人抱龜燋先
奠龜西面是也又不親命龜亦輕於大祭祀○黃氏
曰大祭祀命龜與凡小事涖卜皆大卜專職疏注差
次涖卜以下皆未必然貞龜與大貞之貞一也大貞
合三兆三易三夢而占之立君大封既卜又協之於
易夢謂之大貞大封非正封疆正封疆何用大貞大
封在司馬為軍禮詩頌有樂章賚是也先王不輕為
之國於天地與有立焉何敢輕哉遷國用事事雖不

小貞龜而已詩曰宅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周公曰朕曷敢違卜

凡旅陳龜

黃氏曰水旱兵裁皆旅旅事不一故陳其龜隨事用之○易氏曰凡旅非大旅陳龜則輕於貞龜○鄭康成曰陳龜於饌處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

南首是也

○王氏曰陳而不作與陳樂器同

凡喪事命龜

鄭康成曰重喪禮次大祭祀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

易氏曰凡喪非大喪為之命龜則輕於眡高命龜○黃氏曰亦大卜專職

鄭鐸曰卜龜之法有陳龜有貞龜有泣卜有命龜有眡高有作龜凡六節事逸者尊者為之事勞者卑者任之

○陳氏曰大卜或作或命或貞或陳其事不一喪祭輕於大貞則命龜大遠大師輕於喪祭則

貞龜凡旅則陳龜而已攷之儀禮卜人奠龜宗人視高及坐命龜而後卜人坐作龜然則大卜於大祭祀

凡喪事命之而不作則作者其屬也國大貞作之而不命則命者宗伯也貞龜則正之於卜位而不親命也陳龜則陳之於饌所而不卜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鄭康成曰開開出其占書經兆百二十體此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籒見書是謂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

鄭鍔曰方兆者占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

從西北來非占四方之事乎

○薛氏曰以意推之麗於形者方也謂之方兆

則言其上下陰陽之勢

功兆者占立功之事楚司馬子魚卜戰

令龜曰鮐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非

立功之事乎

○薛氏曰以力興造者功也謂之功兆則言其廢興成敗之理

義兆者

占行義之事南蒯筮得黃裳元吉惠伯曰忠信之事

則可不然必敗非占行義之事乎

○薛氏曰度其宜者義也謂之義兆

則言其吉凶禍福之宜

弓兆者弓有射意故後世有覆射之法

東方朔射守宮有跋跋緣壁之語非為覆射之事乎○

薛

氏曰能弛張者弓也謂之弓
兆則言其曲折長短之象

○黃氏曰卜師揚火作

龜開龜之四兆正謂灼龜其兆有四方功義弓壘圻
之象龜筮傳首足俯仰開跲蓋其餘法或曰注疏家
謂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春灼後左夏灼
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故謂之四兆然不知方功
義弓其義當何如開占書疑若為占人之職辨龜以
上下左右陰陽鄭說非每龜皆有左右陰陽持龜必
當順其體

凡卜事眡高

鄭鍔曰凡卜必以龜骨可灼之高處眡於涖卜之人
○王昭禹曰大卜尊於卜師故國大貞大祭祀眡高
卜師卑於大卜故凡卜事視高以尊者其事略卑者
其事繁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王昭禹曰揚如火烈具揚之揚謂熾其火

○李嘉會曰揚火令

華氏揚其火熬灼之以明其兆墨謂兆廣之大小○賈

氏曰案占人注云墨兆廣也墨大坼明則逢吉坼稱明墨稱大今鄭云熱灼之明其兆以解墨者彼各偏據一邊而言其實墨大兼明乃可得吉故以明解墨

○劉執中曰兆之體不過五行之氣因燠而成者其變則旁為兆微而不可以不辨故致其墨食則見而可辨書曰我乃卜澗水東

澗水西惟洛食即此也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鄭康成曰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上仰者下俯者左左倪右右倪陰後弇陽前弇

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項氏曰凡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不同即後六龜辨其

名物各從其所當用以授命龜之人

○鄭康成曰大祭祀喪事大卜

命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其他卜師命龜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

又詔相其命辭

及其禮

○劉執中曰命龜者大卜必順而執之然後即而卜之故辨上下以授大卜而詔相之

○鄭鍔曰命龜之人各因其龜為之辭詔之以言辭

相其禮儀辭必正禮必誠則求於鬼神而吉凶審矣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鄭康成曰工取龜攻龜

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項氏曰物色也色即物體即俯仰之形狀○李嘉會曰龜不一類以類言之則曰屬其屬既辨而名物可察○鄭鍔曰龜以決疑而天地四方所生各有名有

物苟不知其名其色以別異之則卜師何從辨之以授命龜者乎六龜之名曰靈曰繹曰果曰雷曰獵曰若攷先儒說謂行而首俯者曰天龜首仰者曰地龜甲長前弇者曰果後弇者曰雷首之左倪者曰南右倪者曰北至論其名有所屬之意則不得而攷以理推之天龜曰靈以見降而交乎地道之意地龜曰繹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以見繼續不絕之意果或以為羸露之名其形前長而後羸東方物始生決於進也

故有果決之意獵或以為田獵之義謂自後而逐為獵南方物寢長故有獵等之意雷陰物而動乎陽西方陰也其龜宜從乎陰首左俛則去陰從陽故爾雅以左俛之龜為不類謂其陰而不類乎陰若順也北方陰其龜右則尚乎陰以陰向陰可謂順之至凡此六龜上下四方其色不同天玄而地黃東青而西白南赤而北黑非謂其身之色也記曰青黑緣天子之寶龜也公羊曰龜青純何休以為龜甲頗青也千歲

之龜青頤然則六龜之色蓋亦視其頤而已乃若其體不同則有俯有仰有左有右有前有後也曰俯仰左右者以其首言之曰前曰後者以其甲言之曰玄黃青赤白黑者以其頤言之非龜人孰能辨之哉○

劉

執中曰命名以其形則經以其形相類者為之屬歟
易稱錫以十朋之龜爾雅曰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
龜筮龜山龜澤龜水龜火
龜以為十朋豈亦其屬哉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

鄭康成曰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

是時乾解不發傷也

○黃氏曰物之精華
春時皆發見於外

○鄭鍔曰

龜以甲為用甲不堅則無以受鑽灼之火秋則陰用
事而堅於是時而取之其甲堅矣脫其筒則不能無
傷生之害春則陽用事而物解於是時而攻之其甲
坼矣順時而取之可以為鑽灼之用順時而攻之又
以存不忍之心

各以其物入于龜室

賈氏曰物色也

鄭鍔曰六龜所藏宜各異室攻其甲矣各入于室以

俟異用不可雜也

○李嘉會曰如卜立君當用天龜卜大封當用地龜四時小事之卜

順時而各用其龜宜也

賈氏曰以著龜歲易秋取春攻訖即欲易去前龜也
若夫寶龜非常用之龜不歲易

上春釁龜

鄭康成曰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大史釁
龜筮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

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

鄭鍔曰至寶之物神或憑依及上春則殺牲以血塗之既以祓其不祥且以神之也天府上春釁寶器及寶鎮釁龜必用上春者亦視為國寶也

祭祀先卜

鄭鍔曰釁龜之時追報古先首為龜卜之事以教人者而祭祀之民不知避凶趨吉以犯於患害者多矣有智者出因神物而教之使前知吉凶其仁遠矣烏

可忘其功而不報乎然地曰祭天曰祀兼稱祭祀以
龜卜之事通天地蓋尊之也祭先牧祭先嗇皆不兼
言祀意可知也

○鄭司農曰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
牲○易氏曰先卜謂前期以卜李嘉

會曰先卜所以
一人心於至敬

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所當於卜○鄭鍔曰若有
祭祀與大旅之事莫不有卜或卜日或卜牲皆奉龜
而往以待用也

蕪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燋煖用荆蕪之類○鄭鍔曰燋契之狀如
捶故名曰蕪氏捶與蕪一也

掌共燋契以待卜事

王昭禹曰燋即莊子所謂燭火之燭灼龜之木也契
即詩所謂爰契我龜之契開龜之鑿也卜則用燋以
灼龜鑿以開龜蕪人則共之以待事也

○鄭鍔曰燋契者合衆荆

以為火炬之名○聶崇義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
南首有席焚燂置于燋在龜東注云楚荆也荆燂所

以鑽灼龜者焦炬也所以然火者也

凡卜以明火熱焦遂啻其煖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杜氏曰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

王昭禹曰火生於木緣物為氣古人或取於榆柳或取於棗杏或取於槐檀或取於桑柘隨所取而得之非不明也然非明之至非不潔也然非潔之至唯日為陽精之純取於陽精則為至明於精之純則為至潔唯其明潔之至然後可以鑽精倚神相知休咎熱

燒也用所取之明火以燒灼龜之木契之銳頭謂之
煇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鑄蓋以契之銳頭火吹之其
頭若戈鑄焉故曰遂吹其煇契煇契既燃乃授卜師
揚火作龜以致其墨蕪氏因而賛相其事為卜師之
所役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占著龜之卦兆吉凶

掌占龜以八簋占八頌以八卦占簋之八故以眡吉凶

易氏曰龜有頌筮有故八卦即上經三易之體

○李嘉會

曰六十四卦皆本於乾坤艮巽坎離兌震之八卦故曰八卦

八頌即上經八命之

頌八故即上經八事之故以筮占頌以卦占筮然後兩眡其從違而斷吉凶

鄭鍔曰卜筮各立一官占人專掌占龜筮人專掌占筮各不相干獻公立驪姬卜人知其不可從長之言有謂而發豈曰專以龜為斷以八筮占八頌事有先以著而筮者又占之於龜兆之頌也以八卦占筮之

八故事有先用龜以卜者又占之於筮之辭也筮有九此言八筮蓋所筮之八故事曰征象與謀果至雨瘳謂之八筮亦謂之八故此因八事之故乃有此八筮乃占於頌頌有千二百以八頌為占蓋所筮之八事有偶與八頌相符者則從而占於千有二百中之八至於用龜以卜既成八卦又參之於筮以占之其所占者乃此八故舍此八故之外不參以筮故曰以八卦占筮之八故然則占人既用卜又參用筮

愚案頌者命龜之辭故者命筮之辭總言之即邦
事作龜八命之事古者國大事先筮後卜既卜之
八筮復舉已筮之數斷之以龜則曰頌既得之於
龜復舉龜所應之卦參酌夫初焉之筮始之以數
終之以理此龜筮通占之說若夫筮自有九筮則
是從筮而不卜之事與此不同

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賈氏曰此已下皆據卜言兼云筮者凡卜皆先筮故

連言之○項氏曰凡卜筮者既筮而後卜是卜其所

筮

○王昭禹曰卜以龜筮以著占體占色占墨占圻皆占龜而曰凡卜筮則筮亦占體也詩曰爾卜爾

筮體無咎言筮占體於此可見

鄭康成曰體兆象也○賈氏曰謂金木水火土五種

之兆兆之墨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凡卜欲

作墨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灼之其兆直上向

背者為木兆直下向足者為水兆邪向背者為火兆

邪向下者為金兆橫者為土兆是兆象

○劉執中曰體謂龜兆五

行之正體與卜之時相生
相刻有體有王吉凶可知

鄭康成曰色兆氣也

○賈氏曰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為色○鄭

鐸曰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之類是謂色○劉執中曰色謂灼龜既兆以成體又色以示象亦與五行

四時相為興廢墨兆廣

○賈氏曰據兆之正墨處為兆廣○劉執中曰墨謂兆壘至微可悉辨必

食以墨則史得以傳於幣也

圻兆壘

○賈氏曰就正墨旁有奇壘鑄者為兆壘○劉執中曰圻

謂兆之壘圻有首尾有陰陽有蒙似而非有非而是卜人不可不斷其吉凶

體有吉凶色

有善惡墨有大小圻有微明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圻

明則逢吉

劉執中曰四者共一卦○鄭鍔曰凡卜君與大夫卜

史共蒞其事左傳載齊將伐魯宣公卜之惠伯令龜

卜楚丘占之以是知君與大夫卜史俱在然君尊大

夫卑卜史又卑其所占者宜有小大詳略君占其大

臣占其小禮所當然所以各占其一而君視其大體

周公為武王卜曰體王其罔害是也昔漢文帝自代

來卜得大橫繇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大

橫者龜文之正橫是其體也橫為土文帝有土之象

然則君占體亦君之吉凶係於其體色則兆之氣色有體然後有色大夫次君宜視墨之色史又次於大夫故占其墨卜人又次於史故占其坼太史之職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先儒謂當卜者君與大夫親臨之史掌書卜人掌作龜故雖卜他事而君與大夫史卜皆與其休咎觀齊將伐魯之事宣公卜之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將不及期君亦不見令龜有咎卜齊伐魯知宣公之死惠伯之有咎則是職主其占

其身之吉凶亦係乎是然用龜以占有坼有墨有色
有體可用以為占若夫筮則用著安得有此乃言凡
卜筮者蓋筮既成卦則有卦體可占經每言卜必兼
筮以為言殆指此而已

○易氏曰凡國之卜事君無親蒞之文而執事者咸與焉

其次則有大夫之占春官大史大卜皆下大夫而此經自有卜史之占則非此之大夫此大夫次於君其上大夫卿如太宰大宗伯大司馬之蒞卜者歟其次小宗伯肆師亦以大夫蒞卜此大夫所以占色也其次又有史與卜人之占此史所以占墨卜人所以占坼也

王氏曰作龜之而坼坼而後墨與色可知卜人先占

圻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
占體以吉凶事之序也先言占體則以尊卑之序言
之

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

鄭鍔曰卜筮必有幣以禮神必有辭以命龜卜筮已
畢則取禮神之幣書其占繫之於書

○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書其

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
王與大夫盡弁開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

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鄭鍔曰俟歲終計會其所占之中否而進退占人蓋

卜之所占驗與否常在後故俟歲終計之

○李嘉會曰攷較優

劣乃太卜事何為掌之占人蓋占人下士八人所見異同於此專之其事必不苟

纂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問著曰筮其占易○鄭鍔曰天地鬼神之妙不逃乎數聖人通乎幽明之故謂夫可以數知故以百歲神著四十九莖揲之以四因所得之多少以

為陰陽之爻名之以卦以斷吉凶筮人者專掌揲著之事

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王昭禹曰易以卦言筮以數言定數然後成卦筮定數於始卦成體於終繫辭曰著之德貞而神卦之德

方以知以著始於數數無定名卦成於爻爻有定體
鄭鍔曰大事先筮後卜筮不吉則止而不卜小事用
筮不用卜蓋尊龜而不敢渫也大事問於龜則有八
命小事問於筮則有九筮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易
書也筮事也所筮之事必有其名更咸式目易比祠
參環是謂九筮也或謂聖人作三易之書首艮者曰
連山首坤者曰歸藏首乾者曰周易書名不同同於
九筮何邪蓋天下之事不勝其衆其事之當筮者然

後決之以著所當決者不出乎九事是則萬世之所

同何獨三代則同邪更與更化之更同國事有可更

張此所以纂更

○鄭康成曰更謂筮遷都邑也

莊子曰周徧曰咸則

咸之義為皆易咸卦言感人心則咸之義為感也國
家欲有所為將以感人心使之皆然此所以筮咸將
有所制作而新其法式此所以筮式目謂事目欲有
所為未知事目所當用此所以筮目易謂變易也如
旱乾水溢變置社稷如諸侯不朝易置其人之類更

者更舊也易則有所變此所以筮易

○鄭氏曰易謂民衆不說筮所

改易

比謂與人相親比易曰外比於賢又曰比之匪人

不知其人果可於比否此所以筮比祠謂祭祀之時
日有吉凶犧牲可用與否此所以筮祠車之參乘或
可為御或可為右其人可與參乘否此所以筮參環
謂致師將戰必使勇者挑之僖十五年秦與晉戰卜
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
宛射犬吉宣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

師此所以筮環

○愚案此即是發明注說依字義解去後人疑其未然說見後

黃氏曰九筮占法也猶龜之四兆如鄭康成說則與大卜八命何異大卜以八命賛筮兆之占占人以八筮占八頌國之占卜不出此八事者大卜通掌之矣筮人不應重出且其職曰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則九筮出於三易其為筮法無疑矣著法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為一爻三三九變為內卦又九變為外卦此所謂九筮但每變置名當有其義雖然亦不敢謂

必如此

○薛氏曰鄭氏改巫為筮不可考自巫更以至巫環其義不可知又以意而附會其說鑿

矣故嘗謂古者占筮之名謂之巫世本曰巫咸作筮商為巫咸後世有神巫季咸蓋祖其名筮人九筮之名自巫更巫咸以至巫環或以其人名書或以其法名書非若龜之八命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呂氏曰卜筮不相襲者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也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此相襲者也若大事則先筮而後卜洪範謀及卜筮晉納襄王得黃帝戰于阪原之兆又筮之則遇大有之睽皆

龜筮並用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黃氏曰以卜協筮不以筮協卜之○王氏曰兼用卜筮而尊龜焉故後之則先卜後筮蓋自無而之有自人求於鬼神言之則先筮後卜蓋自明而之幽也

上春相筮

鄭康成曰相謂更選擇其著著龜歲易者與

○鄭鍔曰上春

魯龜龜可以血塗筮則但相視其可用者擇去其不可用者蓋天子之著九尺大夫七尺士五尺相而更易其舊

凡國事共筮

鄭鍔曰國有事而筮則筮人共著以筮故曰共筮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賈氏曰夢是精神所感并日月星辰等是鬼神之事
故列職於此

陳及之曰設官以占夢疑若不急於政事而先王不
廢蓋六夢之證於事不有以占之則休咎不能知欲
先事為備不可得雖然占夢者史官之一事當以他
官占之未必特置也

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鄭鍔曰大卜掌三夢之法占夢所占者六夢以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之者蓋所占人君之夢故設官以三夢之書占六夢非此六者之夢則不占○易氏曰歲十二歲時每歲之四時天地之會謂建厭之所會陰陽之氣謂五行生死休王

之氣

○李嘉會曰假如春時木王而水以生木而休火以木王而相土以木剋而死金以火勝而囚

以日月之歲時星辰之次舍參攷互驗則夢之所占協於陰陽歲時者吉背於陰陽歲時者凶蓋可知矣

○薛氏曰天地之會即日月之會日行遲一日行一度則一月而三十度月行速日行十三度有奇計二十七日後而周天又以二日餘而行十三度則與日合宿而為日月會故月建子則日月會於元枵月建丑則日月會於星紀之類是也占夢者以其十二歲十二時觀之日月所會之辰因其升降往來之度而合其吉凶休咎之證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

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僕而轉以歌
旦占諸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
克入郢必以庚辰所以知其入郢之期者以庚日有
變而庚辰日在鶉尾可即日在鶉尾而知之知其必
入郢者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可即日之變氣而占
之又知其在六年者以辛亥為水水數生於一而成
於六數之成者在六年又知其弗克者以午火庚金
火勝金故也其入郢而夢見於晉者以晉楚同盟趙

簡子為執政之卿其說若近乎附會然皆以日月星辰參諸天地之會陰陽之氣必成周占夢之遺法尚

可以此考其大略

○鄭鍔曰占夢之法則以是歲所夢之四時占之歲或在寅或在卯

或在春或在夏此歲時之不同三陽交為泰天地不交為否春而下降上騰冬則上下不交是天地之會

合時在春夏在氣為陽時在秋冬在氣為陰是陰陽之氣各異掌其歲時觀其會辨其氣然後攷之於日月星辰天地有會不會二氣有合不合故見於所夢者或驗或不驗既觀天地知其會矣又十二氣知其

合矣乃視日月星辰以占決之也

一曰正夢二曰噩

五各反

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

夢六曰懼夢

鄭康成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劉執中曰聖人之性正性也其所謂中者乎聖人之情性其情也其所謂和者乎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感而有夢正夢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是之謂正

○王昭禹曰非噩非思非喜非懼而神非有所變故曰正

○杜氏曰噩當為驚愕

之愕謂驚愕而夢

○劉執中曰若文王寢疾而武王

周書噩噩之噩辨察之意謂心有辨而後夢

○王昭禹曰思夢心有思而

後夢

○劉執中曰若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

鄭康成曰寤夢覺時道

之而夢

○王昭禹曰謂寤時而夢○王氏曰如狐突夢太子申生也○劉執中曰寤夢若漢文帝

時夢黃頭郎推之上天寤而得之

喜夢喜悅而夢

○王昭禹曰謂因有所喜而後夢○

劉執中曰喜夢若詩稱吉夢維何維熊維羆乃生男子再弄之璋

懼夢恐懼而夢○王

昭禹曰謂有恐懼而夢○劉執中曰懼夢者先武夢乘龍登天心動悸懼

李嘉會曰古者生養有道人有常心而精神夢寐與

天地陰陽流通而無間夢熊罴為男之祥夢蛇虺為女之祥魚為歲豐之兆旗為室家之兆後世人以情遷而正噩思寤喜懼之念不本於正膠擾於生理之不足事物之不經感歎歡戚日不足而夜且叢起不可得而占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

音釋

萌于四

方以贈惡夢

鄭鍔曰先儒之說於理不通安有一歲之夢當其時

則不占至於季冬始聘而問王焉季冬始問始贈何
補於一歲之吉凶惡夢不善至於是時雖贈亦無及
矣聘問也如聘女之聘聘而來也贈送也如贈行之
贈贈之使往也季冬之月歲且更始迎新送舊之時
也欲王新歲常得吉夢故聘之欲王新歲常無惡夢
故贈之如謂人臣有吉夢獻於天子天子拜受亦無
是理蓋亦迎新之際聘其吉者欲其來故獻于王者
曰自今以後夢皆吉而無凶矣王乃拜受亦迎受福

之意也舍萌謂取菜之始萌者而祭也夢者禍福之

萌用菜萌以祭示去其萌芽之義

○鄭康成曰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

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于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詩云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此所獻吉夢

遂令始難毆疫

鄭康成曰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杜○

氏曰月令季春之月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賈氏曰子春雖引三時之儺惟即季冬大儺以此經文承季冬之下是以方相

氏亦據季冬
大儺而言

○李嘉會曰季春仲秋季冬皆有儺今

曰始儺者蓋在上始行儺禮則諸侯萬民斯可儺也

王昭禹曰既舍萌贈惡夢內無釁然後自外至者可

索而毆也

○鄭鍔曰惡夢已去亦不使疫鬼或乘隙而來凡為厲者一切皆絕則惡夢無自而

生矣○易氏曰始儺所以
迎和氣毆疫所以送戾氣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鍔曰祲者陰陽之氣相侵日者人君之表以大明
之故能照臨下土若為陰陽之氣所侵其明夷矣明

君忌之故設官以視其祲

○鄭康成曰魯史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祲

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

鄭司農曰輝謂日光氣也○王昭禹曰十輝皆日旁

之氣而其狀貌不同而妖祥吉凶所繫不可不辨○鄭

鍔曰觀日之光氣或妖則是為惡之證而辨其為凶或祥是為善之證而辨其為吉陰陽侵日則光氣有

損是故名其法為十輝

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鑄

許規反

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

曰彌八曰叙九曰濟

子兮反

十曰想

鄭鍔曰案二鄭解十輝之說其同者六其異者四今

取隋書天文志之說以為據一曰侵謂陰陽五色之

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璫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

曰象謂形氣或形象如赤鳥夾日以飛之類○易氏謂陰

氣附日而凝結三曰鑄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鑄○鄭

司農曰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輝狀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易氏謂陰

氣抱日如冠珥而背璫五曰闇謂日月食或曰光脫也○易氏謂陰

氣藏日方晝而闇六曰瞢不光明也○易氏曰謂陰氣蒙蔽日光瞢然七曰

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八曰叙謂氣若山而在日上

或曰冠珥背璫重疊次序在于日旁

○鄭司農曰雲有次序如山在

日上○劉執中曰片段成列穿日而有

九曰濟謂暈

氣

○鄭司農曰濟者升氣也○鄭康成曰濟虹也詩曰朝濟于西○易氏曰陰氣自下而升于上

十

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青飢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

曰想思也赤氣為人獸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

○鄭司農

曰想者輝光也○鄭康成曰想者雜氣有似可形想

自周之時已有十名漢儒

談災異悉本諸此故隋史載之

掌安宅叙降

鄭康成曰宅居降下也

○鄭鍔曰書曰降之百祥曰罔有降格大司樂曰天神皆

降保章氏曰降豐凶之祲象凡言降者皆自天而下十輝以觀妖祥本於天所降天降災祥則下民有不

安其居者○王氏曰人不安宅則眠祲掌以其法為之安宅

次序其凶禍所下謂

禳移之○項氏曰安宅謂有覩妖祥而不安者則眠其吉者而安之其凶者以叙移避書曰降丘宅土則降謂居一曰下安人之所居上叙天之所降

○劉執中曰十

輝祲日各有次舍而十二州有所直焉故掌安宅其災次叙所降之州但無驚擾保章所謂以詔救政訪

序事者
是也

正歲則行事

鄭鍔曰眡祲掌於正歲行安宅叙降之事叙述降災之故為禳除之語以去之○王昭禹曰以豫告于下

○劉執中曰行其
輝之法以占國事

歲終則弊其事

鄭鍔曰正歲行之歲終弊之又以驗禳除之有效否弊斷也斷其然否所以驗之也○李嘉會曰計其占之中否則賞罰黜陟

不言
可知

周禮訂義卷四十二

謹案卷四十一第十一頁後五行註夏曰金奏刊
本曰訛之今改

第十四頁前六行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刊本
長記是鞞訛鞞今並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註小樂正刊本樂記學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以介我稷黍刊本稷黍記黍
稷據詩經改

第二十九頁前五行以洽百禮刊本禮記神據詩

經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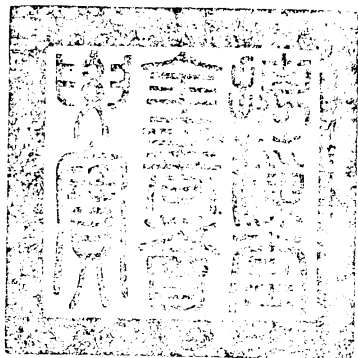
卷四十二第七頁前二三行楚子玉夢泣而珠盈
懷考左傳夢泣而瓊瑰盈懷乃魯聲伯事若楚
子玉則夢神欲其瓊弁玉纓耳此蓋誤引

第十一頁後二行朕曷敢違卜刊本曷訛過據周
書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於是時而攻之其甲圻矣刊本
攻訛取今改

第二十頁後二行進戈者前共鑄蓋以契之銳頭
火吹之其頭若戈鑄焉刊本鑄俱訛鑄銳訛稅
今並改

第二十九頁前一行以卜協筮刊本訛以卜筮協
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膳錄監生臣趙友彬